

## 「不是時裝店！」

香港藝術館現正舉行展覽「不是時裝店！」，從藝術館四大館藏——中國文物、中國書畫、外銷藝術、現代及香港藝術中，精選出七十六件與衣飾鞋履相關的經典及當代藝術作品。展覽場地變身為一家不一樣的「時裝店」，讓觀眾從生活化的情境，以不一樣的視角去欣賞藝術作品。圖為展場一景。

中新社



市井萬象



如是我見

周軒諾

今年七月是中國共產黨一百歲生日，張永新導演日前率先帶來一份賀禮——四十三集歷史劇《覺醒年代》。《覺》講述由一九一五年《青年雜誌》問世到一九二一年中共誕生這六年間發生的大事，有份改寫中國命運的歷史人物紛紛粉墨登場，正中一眾歷史迷下懷。

《覺》以新文化運動、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為時代背景，難免會有新舊兩派學者唇槍舌劍的火爆鏡頭出現。但不管是陳獨秀、李大釗、錢玄同、劉半農、胡適、魯迅這些革新派，還是辜鴻銘、劉師培、黃侃、林紓這些復古派，皆對那位二甲賜進士出身、做過清朝及民國官員、反清革命元老、曾負笈萊比錫大學、助北大躋身為世界一流學府、最後長眠香港仔的蔡元培校長推崇備至、心悅誠服，可見蔡公身上確實有許多值得借鏡的地方。

譬如求學的宗旨和態度。一九一七年一月蔡校長在就任演說上即開門見山地告誡莘莘學子：「若諸君來北大求學的宗旨，是做官發財，那這個宗旨就錯了，求學的路就必然走偏了。平時放蕩冶遊，考試前才背熟講義，不問學問之有無，惟爭分數之多寡。考試結束，書籍束之高閣，毫不過問，敷衍三四年，潦草塞責。文憑到手，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，光陰虛度，學問毫無，是自誤也。」這番話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某些學生利用讀書和文憑換取名利，考完試就匆匆把知識拋在腦後的現象。時至今日，我們周遭仍不乏這些急功近利的學生，他們應當細味蔡氏這番金玉良言，擺正學習的宗旨。

另一點需要學習的，是蔡公兼容並包的氣量與胸襟。蔡校長治下的北大強調囊括大典、網羅眾家、思想自由、兼容並包，他認為身處清末民初這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，有識之士不論新舊皆竭盡心力探尋救國之

道，只是雙方思路不同罷了。劇中當陳獨秀表示要跟孔教三綱等舊文化割裂時，蔡氏頓時反對，並指出文化是割不斷的，新文化只能在舊文化的襁褓中生長、革新。所以蔡公縱然傾向新文化，但絕不排斥舊思想，甚至主動招攬通曉儒學的保守派入北大授課，而且對這些「老古董」禮遇有加。蔡公這種大度與虛懷若谷，真值得所有人效法及表揚。

還有蔡公那知人善任、「不拘一格降人才」的用人原則、求才若渴的識見，以及改革北大的決心，從事領導和管理工作的人士若能從中參詳吸收，必定有所得着。

飾演蔡元培的「老戲骨」馬少驍，曾在《走向共和》裏演孫中山，在《漢武大帝》裏演鄧小平。一舉手，一投足，維妙維肖，配上其獨家語速，順利把角色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孫中山、蔡元培、鄧小平三大風雲人物，都被馬少驍演活了。

## 必有深情

上篇專欄，我們談及「三希堂」中晉代名家王珣的名作《伯遠帖》，今次來談談乾隆至愛的另一件書法珍品——王獻之的《中秋帖》。

《中秋帖》，顧名思義，作於中秋之時。月圓夜，獻之懷想遠方友人，夜不能寐，披衣起身，索筆疾書。如今傳世的字帖僅有三行二十二個字，卻情意懇切：前半段「中秋不復，不得相還。為即甚省如何。」交代時間（中秋）和事由（友人不還，不知現況若何），後半段「然勝人何慶？等大軍。」抒寫心情，一個「等」字寫盡綿長思念，讓千百年後諸人仍心有戚戚。

《世說新語》中曾對魏晉風骨有生動記述，當代哲學名家馮友蘭談論「魏晉風流」時，以「必有玄心」「須有洞見」「須有妙賞」「必有深情」形容之，其中「必有深情」在晉人書法中，尤為顯見。「三希堂」中三



黛西札記  
李夢

件珍寶俱屬晉人，《伯遠帖》遙問遠方友人是否病愈，《中秋帖》掛念他處親友是否安好，王羲之寫作《快雪時晴帖》時，雖說見到風住雪霽而心境明朗，不似王珣及王獻之那般纏綿憂傷，卻同樣用情不淺，頗堪細味。

相較於《快雪時晴帖》的愜意瀟灑與《伯遠帖》的凝厚深沉，《中秋帖》在表意及鋪陳情感上，介乎二者之間。二十餘字幾乎一筆寫成，氣韻連貫生動，難怪獲梁武帝蕭衍稱為「絕眾超群，無人可擬」。現如今收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此帖，既完整保存原作，亦附有明代董其昌和清朝乾隆皇帝等題寫的詩文及繪畫等，其中乾隆以「至寶」形容此稀世奇珍，董其昌（一五五至一六三六）更是轉述前輩書法家米芾的話，稱「大令（指王獻之）此帖米老（指米芾）以為天下第一。」

有趣的是，這位被董其昌尊稱為「米老」的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（一〇五一至一一〇七），或許和這位後輩開了一個小玩笑。據今人考證，現藏於故宮的《中秋帖》不論從用紙（竹料紙在東晉尚未出現）或從用筆（東晉書家未有使用無心筆）角度看，恐非獻之原作，而是宋人臨本，臨帖之人，正是米芾。

與前文所述《伯遠帖》的命運近似，《中秋帖》在民國初年離京，輾轉多地，從台灣到香港，最終在收藏家張伯駒的協助下由國家購回。時移世易，國寶重歸，這又是另一個溫厚情深的故事了。

▶《中秋帖》（局部）。



故宮博物院藏

## 菊憶前生原是茶

避疫在家的日子，每天卻能菊香盈屋；因為我有清熱解毒的寶貝胎菊泡茶。

雖然出國前偶爾也喝菊花茶，但真正對它有印象還是在紐約唐人街喝早茶時點上一壺菊花茶，而且同時還要叫上一嗓子「多糖」。

唐人街的早茶其實不是「茶」而是實實在在的早餐，從叉燒包、腸粉、糯米雞、鳳爪到西式糕點都有。蒸排骨、豬肚、牛肉丸、牛百葉、老婆餅、魚生粥，味美價廉，數不勝數；足令華洋食客一顧難忘、不辭常做回頭客。

但唐人街早茶讓人不能恭維的是它的茶。「早茶早茶」顧名思義，它主要內容之一應該是「茶」。可是不管到唐人街的哪個餐館，你都會發現，雖然他們的點心、菜式各有千秋，但其「茶」卻基本上都較為粗陋。

為什麼呢？蓋因為中國人雖有愛茶之

名，但唐人街早茶的「茶」其實大多不被重視。廣東人好客，請朋友喝早茶其實是請吃頓早飯，這頓「早茶」雖豐盛但風俗上謙遜不稱飯而曰「茶」是一種古老樸素的雅馴。既然是吃早飯，茶則成了配角，就沒人真的計較它的質量。飯店老闆為成本計，遂選用廉價的大路貨，多以粗茶和陳茶敷衍塞責。

唐人街的早茶講究茶要熱，味要濃。加了糖的陳年苦菊很澀而且澀油膩，喝到口裏也算爽。但喝到後來卻發現這裏的菊花比較陳，而且味寡。

懷揣着對菊花的這點兒念想，後來到上海買到當年的菊花茶，入口為之一震。原來新菊花泡出來的茶是微黃淡綠的，它馨香滿口；再到杭菊產地現場喝，味道更清新濃郁。買了許多，還當場訂購寄送親友；可是回到賓館一沖泡，居然跟魯迅小時候吃六一公公送的羅漢豆，不如現場沖泡那樣醇濃。

後來我據滬上茶商介紹發現了新疆胎菊，它更讓我驚艷。如果說江南菊花茶是一種蘊藉的羞澀，那新疆的胎菊就是豆蔻年華一種天生麗質的自然。野菊花不耐雕琢更不慣柔風細雨，她自來、在邊疆極地草原急遽溫差蹂躪下養成倔強耐粗的個性。新疆胎菊尚未開放，她儲存了很多高原的因子，飽承星空下的呼喚；且吸足了一夜露水，再經過高原曝曬。歷經這種粗糲自然的九蒸九曬，的確濃烈得多。

因此，每次回國，我要購買新疆胎菊。喝慣了它，網上一查，獲知其來歷居然不簡單。原來這是一種古時的貢品，胎菊是取野菊花蕾初開時的嫩苞經特殊工藝蒸製烘焙而成。它有其獨特味道，比胎菊更小的還有一種叫菊米。中藥書上說胎菊性微寒，味辛甘苦，能疏散風熱、平肝明目、清熱解毒。用胎菊泡的茶味純正，濃烈，色澤金黃，含有花蜜的清香，而且久泡也不會散

開。

傳統上的胎菊多生在江南，後來發現新疆廣袤草原上的野胎菊更濃烈更名貴，而且它兼有改善睡眠質量功效。它還能軟化血管對身體多部位有好處；現代科技檢測發現，胎菊有多種維生素和十八種氨基酸；據說還有抗菌消炎作用，能夠疏風散熱解毒消腫對肺炎、鼻炎、支氣管炎和咽喉腫痛都有療效，甚至還能養顏——各種科學名詞我不多說，藥用療效因體質而異，也有人應該遵從醫囑為先。有資料介紹，新疆當地邊民幾百年前就發現了胎菊的這些功能，他們祖祖輩輩已經用它來泡茶養生治病。

我喜歡喝胎菊，只是緣於它的好味道。還緣於，它來自萬里之外的祖國新疆，緣於它經過了天山雪水的澆灌和高原朔風的梳理——我至今尚無緣去那裏，但我從菊花裏嗅到了那裏的星空，遙望見了那傳說中的雪蓮。

## 移民淚



英倫漫話  
江恆

連日來，一場席卷全美的「停止仇恨亞裔」示威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，吳彥祖、林書豪等亞裔名人也參與其中，他們心中積壓已久的怒火，就像火山一樣猛烈地噴發出來。

大洋彼岸的英國也燃起熊熊烈火，全國各地掀起聲援亞裔的「穿紅衣」運動，人們以接力的方式，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貼出照片，上面無一例外地全部身穿紅色衣服，手舉「與王博士站在一起，反對種族歧視」的標語。這位王博士，就是早前在英國南安普頓慢跑時遭到毆打的華人大學教師，幾名英國暴徒在動手前，曾對他惡語相向，高喊「中國病毒」、「滾出這個國家」等污言穢語。遇襲後的王博士百感交集，認為英國眼下敵對的環境令人不安，讓他想回中國。

我最早聽說這件事，是通過南安普頓的一位友人，他早年從香港移民英國，當了幾十年警官，近些年才剛退休。他在發給我的訊息上說，王博士的遭遇不是個例，以他當警察的多年經歷，英國針對亞裔等少數族裔的種族歧視從未間斷。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後，反對移民的排外情緒開始大幅上升，直至新冠肺炎疫情爆發，種族主義和暴力行為就像病毒一樣四處蔓延，亞裔遭受口頭和人身傷害更加屢見不鮮，華人則一直處於非理性的虐待、襲擊、暴力等行為的最前端。

就像友人所講，近期英國媒體總能有類似案例。有一個發生在英國東南部伯克郡，主人公是名叫喬安娜的華人，她在雷丁市經營一家「一品香」中餐館，自疫情發生後，餐館就不斷收到騷擾電話，詢問是否「供應蝙蝠」，有時打電話的人還故意發出恐怖片裏才有的聲音，把她和家人嚇得不輕。據她反映，早在疫情前，種族歧視的行為就時有發生，有人明知道餐館不提供狗肉和貓肉，仍點菜叫他們做，聲稱這就是中國人的食物，她報了警仍無濟於事。

另一個是來自香港的華人娜塔莉，她去年疫情期間返回倫敦，朋友曾提醒她「回來要小心點」，但她當時並未在意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和英國同學在網上聊天，其中有人向大家推薦了一家中餐館的糖醋雞塊，但最後卻加了一句「祝你們好運」，就是這句話讓她感到很不舒服。看似很隨口，其實暴露了英國人骨子裏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，就是中國食物「難吃」和「不衛生」，而同學們毫無反應，似乎認可這種取笑亞洲食物的方式。在接下來幾個月，她經歷了越來越多的歧視，比如在銀行，職員命令她站得比其他顧客更遠一點。在超市，一個陌生人向她喊「滾遠點」，還朝她吐口水。針對近日的「反仇亞」運動，她認為，種族歧視問題困擾我們太久了，但直到現在才引起廣泛的關注。

二〇一九年，蘇格蘭歷史學者巴克禮·普萊斯撰寫了《中國人在英國：旅人和移民簡史》，書中對華人在英國的遭遇進行了深刻剖析，認為華人仍然未能得到公平待遇並時常遭受種族歧視，但社會上為華人發聲的人太少，令大眾都不當是一件事。要知道，在英國社會中，許多中國人的後代已經是第二、第三甚至第四代移民，但他們面對着幾乎最嚴重的種族歧視。根據英國媒體不久前的一份研究結論，在英國社會所有族裔當中，華人受到種族騷擾的情況是最嚴重的，高達百分之十五的受訪華人在過去一年都曾受到過騷擾，的確觸目驚心。

實際上，不論脫歐還是疫情，對於種族歧視而言，都只是一個催化劑，對亞裔進行長年累月的醜化並加以思想灌輸，進而形成了種族上的傲慢與偏見，才是真正罪魁禍首。近日美國著名蘇斯博士（Dr. Seuss）兒童繪本停版六本涉及種族歧視的作品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。

蘇斯早年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就讀，上世紀三十年代回國後，創辦了西方最受歡迎的兒童繪本之一，在早期作品中，出現了留着「豬尾巴」辮子和「眯眯眼」的「中國佬」形象，但實際上即便當時，中國人已不再留清朝的辮子，可見作者過時的刻板印象，就是這些針



▲歷史學者巴克禮·普萊斯著作《中國人在英國：旅人和移民簡史》揭示華人受種族歧視由來已久。資料圖片

對亞裔的歧視內容卻一直保留了八十多年，並且伴着幾代人長大。根據研究，人在最小三歲的時候就可以形成種族偏見，這種偏見到七歲時就會固定下來，作品對兒童的影響不言而喻。

無獨有偶，在英國也有一個幾乎家喻戶曉的「中國佬」形象——傅滿州，這個由英國推理小說作家薩克斯·羅默於上世紀初創作的虛構人物，面目更為猙獰，他瘦高禿頭，細長的眼睛，倒豎的長眉，還留有兩撇東方師爺的細鬚鬚，在作家的筆下，他為非作歹，手段狠毒。傅滿州的誕生，恰逢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開始流行於歐美的「黃禍論」，反映了當時西方人對中國或亞洲世界的恐懼心理，這個角色透過戲劇、電視和動漫等方式被詮釋超過九十年，一些漫畫作品的讀者同樣是缺乏判斷力的孩子。

今天的英國，正極力塑造種族平等和多元化的社會，影視作品甚至將首相變成印巴裔，女王和公爵都成了黑人，彷彿已經變得人人平等，但諷刺的是，黑人血統的英國王妃梅根，早前在訪談中披露連王室也存在種族歧視，一語道出了殘酷的現實。